



行印店分江丹社書北東

地主發家史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地主發家史目錄

幾句說明

認識地主階級

第一部

地主惡霸發家史

血腥的發家史

卅條人命的兇犯

地主惡霸血債滔天

第二部

血的訴苦

李海山訴苦

「地主惡霸便是病」

第三部

地主惡霸翻把陰謀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給予翻把者以嚴懲！

附錄

土地改革討論提綱

一

五

七

二

一六

二七

二九

三二

三九

四一

四五

四六

幾句說明

一年來土地改革運動，是有成績的。但尚有機關部隊方面的同志（做群工的同志，雖在內，但要好些），對於東北農村情況及地主惡霸的罪惡行爲，以及土地政策的了解，很膚淺，一知半解。因之，發生很多錯誤的思想行動，乃至有失去立場，起而袒護地主，包庇壞蛋；甚而直接出面干涉群眾行動，壓制群眾的極積性。這些都是違犯群眾利益與黨的政策，極需要改正。

近來，各機關部隊，在學習土地政策當中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不少有關原則，立場問題的，比如：「地主中有好有壞，爲什麼都一齊要鬥」？「壞地主坦白獻地還不行，爲什麼一定要發動鬥爭」？「鬥爭也就對了，爲什麼要打人」？「爲什麼還要打死人呢？與寬大政策不是有矛盾嗎」？等々問題，也需要澈底解決。

我們選擇了幾篇地主惡霸的發家史，印成一本小冊子發出來，就在於幫助同志們了解東北農村的實際情況及地主惡霸的本質。試圖用事實來提供同志們必須閱讀，用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改正錯誤，澈底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牡丹江省委宣傳部

一九四七·九·十六

認識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藉着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壟斷大量的土地——中國地主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但却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向廣大農民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無限度的掠奪農民的血汗爲自己的財產，過着寄生的生活，阻碍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碍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地主階級又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代理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地主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來保存對本國農民的剝削權，來維持自己的封建統治。外國帝國主義也需要扶植當地的地主階級來充當自己的鷹犬，於是兩者互相結合，狼狽爲奸，組成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幅圖畫。就是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資本）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互相交織着。滿清以中國封建大地主的代表與當時以英、德、俄（舊俄時代），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訂下了無數的賣國條約，並鎮壓了當時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代滿清而起的北洋軍閥，以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當時以英、日、美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從廿一條起到五卅慘案，屠殺五卅運動及反對大革命運動。代北洋軍閥而起的蔣介石，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抗戰以前與以英美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喪失了整個東北及訂立許多賣國條約，叛變大革命，進行十年內戰及破壞「九一八」以後的抗日運動。在抗戰勝利以後，將整個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面內戰。

中國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正式的政權和軍事力量，這就是縣、區、村政權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裡，即在日本統治過十四年的東北也不例外，除了正式的軍隊保護地主階級外，地主階級還有自己的特殊武裝——民團、大排，地主一般都有槍。另一種是特殊的社會力量，組成地主統治農村的這種特殊社會力量，一個是地主的武將，就是所謂惡霸、土豪，「南霸天」「北霸天」之派；一個是地主的文將，就是所謂師爺、劣紳，「張三爺」「李四爺」之流，在這文將武將之下，又有一批狗腿、流氓、地痞，而表現其組織形式

的則是各色各樣的封建迷信團體。這就是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一幅圖畫。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浮物、財寶，都是壓榨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成千的農民的挨餓受凍，妻離子散，傷殊死亡。地主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殺窮人不富」。地主直接地有形地殺害的農民，已經是計算不清，而其間接地無形地殺害的農民，則更是無法估量。地主最普遍的剝削辦法是出租土地，欺壓僱工，放高利貸，此外還有巧取豪奪，橫佔硬霸，明火打劫，逼得佃戶、僱工、債戶以及其他的貧苦農民，全家終身給地主當奴隸，或者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農民陳有林父子三人，給地主蒲世芳開荒，鎬頭刨樹根，震得手破血流，開出十三垧地，辛苦一年打了廿八石糧，除去對地主交租還債付牛犍錢外，自己甚麼也沒剩下。第二年還得照舊向地主借債借糧活命，就這樣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永遠窮苦下去。李海山給地主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光身一人，反倒賠了一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一套鍋碗瓢盆，一個吊爐。高占武父親給地主抗活累死了，母親因還不起地主債被逼死了，地主還把他的弟弟賣掉償債才算完事。像這樣充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在封建統治下的社會裏，實在太普遍太平常了。哪個地主不是喝農民鮮血長胖的？哪個地主不虧欠農民無數的血債？

地主對農民的虐待殺害，更是極端殘暴野蠻，駭人聽聞。在地主看來，農民一條命，不抵他家一隻狗。地主爲了霸佔土地，強姦婦女，勒索敲詐，而任意殺人害人，在地主統治的社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地主的話，就是號令法律，絕對不許農民違抗，否則就要遭受酷刑苦打以至喪掉性命。地主可以盡情掠奪農民，而農民放豬吃了地主幾顆青菜，地主就要罰他吃豬屎；地主可以把農民打成殘廢，還要趕出門外，讓他凍死餓死，而農民誤傷地主的一條驢腿，則要服四年苦役；地主殺死農民，把屍首向荒山野外一扔，或者向衙門遞上一張二指寬的紙條，萬事皆休，而且不許農民說一個不字。

在這裡舉幾個地主殺人的事實：望奎城區廂紅四屯地主堯殿武一手殺死八個農民，鶴立王家燒鍋地主王三婁子殺人三四十名，呼蘭大用區五個地主殺了十六條人命，通河萬柳屯地主蘇農遠殺死逼死十七人，另一地主張永春引領日軍血洗村莊屠殺死七十多人。……這不過是幾個平常的例子，和地主殺人總數字比較，實在是滄

海之一粟。微不足道。地主用自己的血手，和農民結下了血海深仇。過去天下是地主的。農民真能打掉牙齒帶血吞，有苦嚙在肚子裡。今天農民翻身了。要對地主報仇雪恨，這完全是合理的。正義的。

在蔣介石出賣東北使之淪爲日本殖民地之後十四年中，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並未因民族災難的加深而減輕，地主反而把日寇的一切橫徵暴斂，全部轉嫁在農民身上，「出荷」要農民負擔，「配給」則由地主受用，「勞工」「奉仕」都被地主強加在農民頭上。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日寇侵略東北的十四年中並未因民族壓迫而有所削損，倒是日寇支持地主更穩固地騰在農民的頭上。我們可以把那時農民和地主的生活比較一下：廣大農民過着半饑餓的生活，地主却喝着人蔘鹿茸湯；農民冬天糊不上窗戶紙，地主却是黃金成斤，元寶成堆。同時，應當明確看到，地主更充當了日寇的爪牙，成爲日寇奴役東北人民的下層基礎。他們担任區長，屯長，竭力鎮壓人民，博取日寇歡心。不知有多少東北愛國志士、抗聯同志，被地主殺害出賣而光榮殉國了！即在八·一五日寇投降之後，地主仍然對日寇必忠必孝，掩藏日軍。護送戰犯，勾結特務警察。組織土匪大排，偷襲人民軍隊，殘殺翻身農民。在反對蔣美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地主緊跟蔣介石匪幫站在一起，共同進攻人民，百般掙扎以維持其腐敗罪惡的統治。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地主和蔣介石一樣，是人民的革命對象。

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嚴重的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加深了中國民族的災難。中國要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必須澈底打倒地主階級。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的根據。農民分土地挖財寶，乃是土地回老家，財寶回老家；農民對罪大惡極的地主加以毆打，是其世代積憤的發洩，是在所難免的。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應當堅決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每一個革命同志，革命戰士，必須全心全意支持農民這種正義行動，爲澈底實行土地改革而鬥爭，爲打倒地主階級而鬥爭，爲爭取愛國保田自衛戰爭勝利而鬥爭。

東北日報二十二日社論

第一部 地主惡霸發家史

空白页

血腥的發家史

地主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的？

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

蒲寶祥是賓縣中興村蒲家屯的住戶，他有六個兒子：大兒子叫世芳，二兒子叫世才，三兒子叫世英，四兒子叫世榮，五兒子叫世忠，六兒子叫世祿。蒲家有二百垧地，十四匹馬，十五頭牛，卅隻羊，四輛車，四十五間房子，三處窩棚，十三個勞金。除雇工經營者外，其餘地均出租。蒲寶祥有兩房老婆，大兒子有三房老婆，二兒子有兩房老婆，五兒子有三房老婆，三兒子，四兒子，六兒子均一房老婆。

蒲寶祥原籍關裏人。來時啥也沒有，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

乍一來，他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處，不久娶了袁永山的妹子，之後就連續的生了六個兒子。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大兒子蒲世芳已長大成人，到三月間，爲了要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倆人就起了謀殺之心。一天，他們把蒲寶增大兒子大裙子叫來，蒲寶祥對大裙子說：「你爹這大歲數，幹不了多少活，留着他幹啥？把你也給連累了，他死後，財產都歸你，該有多消停。」大裙子雖然是個傻子，但他知道謀害老人是不孝的，所以他就沒有再和他們嘮下去。

種小麥的一天早晨，天剛放亮，蒲寶祥叫大裙子去篩麥種。大裙子剛走出去，蒲世芳父子倆就手持洋砲衝進蒲寶增的房裡，蒲還未起來。蒲寶祥就當頭放了一洋砲。砲子從腦瓜頂進，從小肚子出，血流不止。立刻就斷了氣。大裙子聽見砲響就急轉回來，只瞪着眼瞅着爹身旁的一灘血，啥也沒吭。蒲寶祥搶上去說：「洋砲走火把你爹打死了，這也沒法子，往後咱們一起過吧。」大裙子仍沒吭氣。吃過早飯，帶着馬槽，麥種和一付犁杖，大家就下地了。剛到地裡，蒲世芳父子倆就把犁杖扔一邊，對大裙子說：「你把爹害死，現在該活埋你了。」

「於是就把大裙子按入馬槽，用繩子捆上，扔進早已挖好的土坑，就這樣，大裙子被活埋了。之後，把大裙子的媳婦賣出幾百里地外，又把大照（即地照）改成自己的名字，蒲寶增的四十垧熟地和荒山地就成了蒲寶祥的了。」

九一八事變後，一切事情均由蒲世芳出面，蒲寶祥只坐享清福。不久，蒲世芳又當上了偽區長，以後就更抖起來了。偽康德二年的臘月間，有石和石坤二兄弟無錢拿大租，便向蒲世芳借一千吊錢，講好四分利，來年秋天還。蒲世芳想買石和石坤的那份地，所以很快就讓他們還錢，說自己等着錢買馬。他們二人沒錢還不起，於是蒲世芳就托申志輝去給他們二人說：還不起錢，可把地留給蒲家。石和石坤二人尋思來尋思去就沒了着落，不賣地吧又沒錢還，蒲家逼的挺緊，賣地吧又非賣給蒲家不可，價錢太低。沒法，只好將七垧中流地賣了，每垧地蒲家只給六十元，行價是九十，七垧地就吃虧二百一十元。

偽康德三年的二月間，李生死了爹，接着又沒了媽，留下了一邦小兄弟，發送爹媽時拉下了一身飢荒。李生想把僅有的幾垧地賣了還飢荒，但沒人敢要，因為李生的地搭着蒲世芳的地頭，李生就去問蒲世芳要不要，結果，二垧川地，三垧薄地，三垧山林地，蒲世芳只給了二百五十元，二垧川地平得像手掌心，按當時行價能值三百元，三垧山林地都是一丈多高的大柞木樹，已經能打柴了，過了十來天，山上已解凍，蒲世芳就把這一片樹林作為柴火賣出，留下自己燒的外，就得了三百五十元，除了將買八垧地的錢賺回來外，還落了一百元。當時村中百姓都偷笑的說：「人死了，一文不值半文錢就拆騰了！」從此，李生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跑腿戶。

同年四月間，蒲世芳已有了二房老婆，但他又把石太的媳婦佔有了。石太已去世多年，石太媳婦領着兩個小子一個閨女過日子，蒲世芳就沒白沒黑的去串門，他對石寡婦說：「年紀輕，當小寡婦有啥意思，你隨了我，我還能帮你把小孩拉扯大。」石寡婦不依，他就說：「依也得依，不依也得依。」於是就三天兩頭的到石寡婦家過夜了。

到偽康德四年的時候，蒲世芳嫌地還太少，所以就佔了半拉山，叫陳有林來給他開荒。陳有林的哥，陳有

山和陳有林的爹陳海也來了。他們先用鎬頭刨樹根，刨二十鎬才能刨出一顆柳條根。鎬頭重，使勁又猛，震得手腕都裂了口，血流在鎬頭把上。到晚上裂口封住了，第二天一幹活，太陽一晒又裂開了。痛的沒法，還得要使勁刨。刨完樹根後，再用犁杖耩出。這一春天，爹兒三個開了十三垧荒地，再搭上四垧薄地，一共向蒲世芳租了十七垧地種。因為是生荒地，所以只一担租子，並借給五担五吃糧。到秋天每垧地只收二担二，除一担租子外再還牛具錢。又還五担五吃糧加上三石五利息，啥也沒撈着，連工夫都搭上。第二年蒲世芳把租子加到二担二，他說：「不怕，我借給你們種子，借給你們吃糧，今年地有底了，收成一定好。」這年陳有林他們種了七垧麥子，其餘十垧種大田，七月間麥子割下拉回，揚完場後，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蒲就跑到陳屋裡翻櫃倒箱，結果連一顆麥粒都沒翻出。秋收後，每垧地打了三石六，除了給租子，還牛具錢，還種子，還吃糧，餘下的糧食蒲全部拿去出荷，陳有林又啥也沒撈着。因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所以把地也抽回來了。冬天，勞工要到蒲世芳侄子蒲召林的頭上，蒲世芳和郭勞工股長一合計，就把陳有林抓來頂他侄子的數。陳有林對勞工股長說：「這回不是該蒲召林去嗎？」話還沒說完，就拍拍上來兩個嘴巴。第二天貼晌，陳有林就出發到長春去修火車道。

偽康德七年頭上，蒲世芳嫌房子住的不寬敞，決定再修一個大院套。三月初，全村二百八十戶人家全都捲入這一大的建築，蒲世芳的當差陳宏跑去對孫占清說：「你給區長拉房木呢還是出官車？」孫占清說：「給區長拉房木。」結果，去大青山拉三天木頭，拉一天半石頭，拉一天苦房草，拉一天椽子。蒲世芳叫豬倌傻柱子去山裡推木頭，豬倌說：「我給你講的是放豬，沒講去山裡推木頭。」木頭滑下來，把他腳後跟的骨頭砸飛了，以後傻柱子走起路來一蹶一蹶的，放豬攪不上，就被蒲世芳趕了出來，傻柱子沒法，就拉棍擗，四面八方去要吃。陳有林也給蒲做了八天泥水活，倒了六天房木，抬了四天石頭，最後一天，右手中指節骨叫石頭砸傷了，至今還老粗。建築房院的全部工程，如拉房木，平房場，拉石頭，拉黃土，豎房子，插大牆，拉苦房草，脫坯，搭炕，壘院套，打水井等一切大小活，都是中興村的老百姓全部包攬承送的。上山裡去拉木頭時一去就廿幾輛大粘轆車，車馬一大溜都看不到頭。一座大牆方圓六十丈長，就整整化了九百個工。加上上房五間，東

西下屋十間，院外三間，一個院套，四個砲台，一口井，連大牆工在內，總共花去二千個整工。三月動工，七月修竣。

偽康德八年正月間，王樹生家着了火，只剩下一馬一驢，八張嘴，心想租種一點蒲家的地，蒲家不願意，因王家拉了一身飢荒，怕連累自己。後來王樹生請了幾個屯隣，烙了白麵餅，熬的粉糜豬肉，請蒲世芳吃飯，在桌面上他答應王世海三垧地（山頭山不打糧）四六榜外青（東四夥六）。王樹生和爹王世海，祖父王景六三人，把三垧地操之心伺候了三四遍，秋天共打了十四石糧。蒲世芳一看，心想：「不大離，能幹活。鬼子都不拉屎的地還一垧地打四石五還多。」王樹生提出四成，共五石六給蒲世芳，每垧地出荷一石三，共三石九給蒲世芳。因這三垧地是黑地，蒲本人不用出荷，王樹生出荷的糧就歸他得，還剩四石五。蒲世芳就說：「把驢子馬賣了還飢荒，給我榜裡青。」結果驢賣了還了飢荒搬到他院裡，第二年爺孫三個種十四垧地，對半分青。對半出荷，先借了五石吃糧，十四垧地中有三垧是新創的荒地，秋天共打五十六石糧。蒲世芳就指斗要糧，十四垧應出荷四噸，他硬叫交五噸，五噸共二十二担，還種子二担八，還剩三十担。二家分，每家得十五石，再還五担吃糧加上三石利息，還剩七石。第三年種了十九垧，蒲世芳借出十條牛，只有五條能使，其餘五條都是二三歲的崽子，只能白點草料不能使。春起又借了七石吃糧，他把糧食作成價，秋天按價還，行市三十，他却作五十，吃虧五分之二。天天滾，日日滾，年年滾，一年到了頭，榜青的啥也撈不着，連一張嘴都糊不住，而蒲世芳却年年增加新糧倉。

偽康德八年的十月間，蒲世芳家還有廿石出荷未交齊，縣上派了縣警察所副警政陳宏輪來催，蒲世芳又把這二十石出荷攤到各戶下，就叫當差的陳宏去各家要。陳宏跑到宋保和家裡，宋保和說不欠出荷，陳宏就說：「區長命令，不管欠不欠都得交。」陳宏回去，把宋保和說的話向蒲世芳說了一遍，蒲就記恨在心，剛好警政陳宏輪來到蒲家，蒲世芳就鮮桃鮮菓燻捲水糖擺了一桌，然後給警政說：「宋保和違抗『國家』命令不出荷，埋起四石小米，非打才能招出。當天晚上，中興村七個屯子的老百姓都集合在蒲家屯，開會的時候全都跪在地上，警政問誰家欠出荷，誰家把糧食埋起來，宋保和說自己不欠出荷，沒埋糧食。警政還未聽，就用二寸寬、

一指厚，二尺多長的硬板打手心，兩手腫得三寸厚時才換打嘴巴。嘴都被打歪了。兩耳直冒血，打急了的時候，宋保和承認回家刨糧食。打完宋保和後就打韓登祥，陳有林，王炳山，張玉林等人。限三天把糧食交齊，否則再揍。宋保和回到家，一尋思，那來糧食呢，一急，就找了根繩子，拴在棚桿上，繩套也繫好了，正預備把脖子套進去時，兒媳婦醒來看見了，結果全家人都起來，宋保和就沒死成。第三天頭暈，糧食總算是交齊了，但連豆角子，紅云豆，苞米種都交了出來，家家房上斷炊了。過了十來天，蒲世芳就往外借糧了。當時小米市價二十元一斗，他賣二十五元一斗，上街買吧沒有錢，借了他的糧食春天就得給他剷地，剷地行價二元五，他只給二元，借他一斗小米，就要給他剷十二個半整工的地。

同年臘月，蒲世芳又看中了孫寡婦的七垧川地。孫寡婦領着兩個小子兩個閨女過日子，大兒子叫孫茂先，小兒子叫孫茂書，孫寡婦住在張殿君屯。張殿君有六十垧地，還當排長，又和蒲世芳是磕頭弟兄，因此蒲就托張殿君做地媒。張殿君就到孫寡婦那裡去勸他賣地，孫寡婦也正窮的要賣地。正巧是一個買，一個賣，但孫寡婦的小兒子孫茂書却說：「我不樂意賣給蒲世芳，明明一垧地值一萬他就只給七千。」蒲世芳知道後就說：「我是區長，我不給換照，他能賣給誰。」沒法，孫茂書把六垧川地賣給他，自己留了一垧川地，每垧川地值二百五十元，蒲每垧只給了一百八十元。蒲想把孫留下的一垧也買過來，孫不幹，孫要留着養老媽用的。蒲心裡就不痛快，來年春天種地時，孫茂書在地邊上挖了一條小溝，作為劃清孫蒲土地界限之用，下雨時水一沖，水就淌到蒲的地裡，蒲就更不痛快了，於是把高麗帽子的警察王煥清和寧遠街的警察陸紅林請來，大鑿燈炕上一擺，抽足大煙吃過飯以後，蒲世芳就給這兩個警察說孫茂書是臭球子，滾刀肉（即生死不怕啥壞事都幹），惡霸土壤，又摸又偷，並叫警察把孫砸死。警察答應了，每人得了一百元。蒲世芳又和警察合計只打半死，然後蒲再去保，以落個好名。當天晚上，已點燈半天了，兩個警察領了十幾個青年團就到張殿君屯去，孫茂書不在，到妹子家去了，他們立即就趕到前丁屯，攆出來就用劈柴片子朝腦瓜頂臉蛋上身上死勁的打，腦瓜頂都成了大紫包，後又把大手指頭吊在棚桿上，用碗粗的木棒打了二十來下。解下來跪在劈柴片子稜上，膝蓋跪的漆青，一個丁老頭出來求情後，才沒跪稜上面跪地上了。第二天一早，孫寡婦趕到看見自己兒子打成這樣，眼淚就

劈拍的滾下來，求警察放了他的兒子。警察說：「沒區長的命令咱是不能放的。」於是孫寡婦就去見區長，區長正坐在四方靠椅裡，「一手端着茶水問：「打的怎樣？」「爲啥打？」「那裡的警察？」「姓什麼。叫什麼？」「肩牌上幾個花？」問了一陣之後，就跟孫寡婦走了，蒲世芳到了那裡，見了警察就滿招呼：「多啥來的？」蒲和二警察就坐在炕上抽開了洋煙，蒲又叫孫寡婦買了兩份大煙給兩個警察抽，抽完後，蒲就問警察爲啥打？警察說是因爲臭球子滾刀肉，連偷帶摸。蒲世芳就朝孫寡婦說：「往後要學好，別耍臭球子，大叔來保你，以後能改過不？」孫寡婦輕聲的答：「能。」於是，留下給他媽養老的一垧川地作爲謝禮，而送給蒲世芳了。

蒲寶祥來時是隻身空手，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却一躍而成爲家大業大的大地主。妻兒滿堂，騾馬成群，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呢，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無數人的血汗和人命成爲他豐足家產的基石，他以一雙血腥的手起家發財，這是多麼血腥的一雙手啊！

卅條人命的兇犯

地主王三婁子罪惡發家史

王家燒鍋在鶴立縣東邊吉祥村，它的主人王瑞五綽號叫「東霸天」，原籍是安東省寬甸縣貔子溝人。弟兄三個，家中窮的連間房子都沒有，老三娶親在大窪地裡拜的天地。老二和老三都是坑崩拐騙的手，啥壞事都作，還「有駱駝不說狗」，淨挑大的幹，人們都管他倆叫二婁子，三婁子。二婁子勾結胡子，輸打贏要耍大錢，因爲得罪人太多，在家住不了啦，就跑到湯原縣，三婁子隨後也趕來，合夥領了一方多地，幾年工夫，日子慢慢過發了，老三就起了黑心，不認親骨肉，以通胡子爲罪名，一張黑呈子將二婁子告倒。二婁子蹲了大獄，一

蹲十二年，他的四個兒子，三個被王三婊子派人推到湯旺河裡淹死了，小的——一個活活餓死，三個兒子的媳婦也被王三婊子賣掉，於是這份財產都爲三婊子獨佔。從此以後，他的狠毒心腸就出名了，大人小孩一聽王三婊子的名子，無不伸舌頭的。王三婊子老了，家裡更加興騰起來，結交警察，聯絡官項（官廳之意），地面上沒人敢惹，大夥就推他當了東三團的團總，屯長是他四兒子，警察所長是他姑爺。敵人佔了東北，併集團時，日本人叫他移進圍子裡，他聯絡說，情愿出錢重修圍子，把他家圍進去，就不用搬了。日本人答應後他就叫全屯人來修圍子，連小孩和有病的都得去，做的慢一點就打，那次挨打的人可多啦。那時他真趕上皇上啦，出出進進都是馬隊接送，大院套的崗，左一道，右一道，不知設有多少層，湯原縣東沒有能和他比的，都叫他「東霸天」。他家中小哥幾個都掛着盒子，假借名義，私立公堂，隨便就能打人殺人，比閻羅殿還蝎虎！他仗着勢力狠的搜錢，越搜越不嫌多，連有錢人都吃不住啦。於是聯名將他告了，押在湯原縣。三婊子心想：「這回怎麼也不好了啦！」誰知在那又碰見了他二哥在獄裡升成了獄頭啦，他一見他二哥就跪着哭了一頓，二哥心軟了，就想法把他放出來，後來知道了三婊子把他全家都害了，又和他打官司，也沒打過他。三婊子成天想來錢的，後來就謀劃要開燒鍋油房，正巧有一焦旅在當地收大烟稅，剛剛收好，叫日本人趕跑了，老啦（很多的意思）的大烟，都叫三婊子得啦，這樣就把燒鍋油房修了起來，並強迫全屯不管大小戶都寫糧食，寫上了硬要，比欠他的還追得蝎虎。有的小戶挨餓也要拿出糧來給他們燒酒，燒了酒榨出油賣了錢不還糧食，又開了一個東興恒雜貨舖，修了個大院套，真趕上一個小屯子大啦。

他賣酒對了不少凉水，燒鍋裡專門有個人成天挑水往酒裡對，冬天去領酒，還沒有走到家，瓶子就凍成兩半了。酒未喝着還白賠了個棒子。

工人們想買點酒喝，他先罵一頓：「我們是給官家燒酒，不是給你們預備的！」哀求半天，才賣給一斤。他燒酒自己掙錢，可是燒的煤却叫全屯給拉去，他說：「是給官家燒酒，拉煤是出官車，不能給錢。」日本子會給他四十萬元和二千多斤酒精來修理燒鍋，他自己都私吞了，要戶下攤錢，大夥出修理費。偽康德六年到八年，這兩年過賤年（開年景），全屯老的，小的，病的都沒有食糧，吃橡子麵，可是燒鍋

用糧燒酒一直沒斷。

王家燒鍋千千萬萬的家底子，大部份是從地裡來的。先前他種一百多垆地，繳照以後，他和日人連絡好，隨便種小戶的地，他看着那塊地好，上日本人那起個證明，就把小戶趕了，前前後後叫他搶了五百多垆好地。這些地都是年青力壯的勞金侍弄的，勞金生活頂苦，歡崩亂跳的小伙子，鐵打的漢子，一進了他燒鍋，過不上一二年，就變了樣子。勞金們死了，他還借着死鬼的名字，領到一份配給。他有三樣法寶：一是賭錢輸盡；二是大烟過癮；三是幹活要命。三婊子成天罵：「臭要酸飯的，王三爺使喚的錢不是你們的，貓狗洞裡鑽出來的人使不清，死上幾個算不了什麼，死貓死狗還覺得短點什麼，死了張三來了李四，就是常叫新名字嫌咬點嘴！」王三婊子爲工人們準備的真週全，燒鍋、油房、粉房、豆腐房、藥舖、大煙館、雜貨舖、木匠舖、鐵匠爐，要啥有啥，就是比別人都貴。此外，櫃上還設有各種賭局：寶局、馬掌、牌九，樣樣俱全。三婊子甜言蜜語勾引人說：「兄弟你來湊一手，保險能贏，越不會，手氣越旺。」勾引上了，就越幹越大。除了賭錢，他還引勞金們吸大煙，一個大煙能掙二角錢，一個大煙證能分一半。這樣，在他家幹活的，不但掙不了錢，而且年年短櫃上的。

到他家幹活的，大都是出於無奈，一些跑腿的沒戶口證明書，他不給起，強迫要人家給他幹活，不然就要抓浮浪出勞工。在他家幹活的，前前後後有一千多，都挨過打罵，死的人也數不清，算起來也有三四十。

有一個種菜老頭的姪子叫三婊子害死啦。後來老頭知道了這件事，三婊子心思：「不除去他，是會露風的。」就用毒藥把老頭也害死了。

黃石匠和三婊子一塊喝酒，不知怎麼吵起來啦，三婊子就叫他幾個兒子打黃石匠，打得皮開肉爛，流了非常多血。那時是二月天氣，血在胸脯下凍的多老高。打完了就綁在車腳上，凍了個半死。

有個老山東給他抗活，老實儉省，什麼錢也不花，四五年存了一些錢。三婊子看他設的騙錢法都不行，又想出了個新的辦法來：叫他孩子拜老頭子當乾老，過年過節叫他買東西給錢，把他錢騙了個精光！不能回家，就死在他家啦！

有個給他抗活的，家裡父親病啦，他哥來找他回去，三婊子說：「你回去得把我雇工夫錢給包出來！」幹活的沒錢找，他就當着一百多勞金大罵，結果給他跪下叩了一頓頭，又幹下去了，父親死了也不能去看。

有一個小半拉子挨了打跳牆要跑，他一吆呼，他的幾個兒子都拿着盒子槍出來，把這孩子打死了。還有一小孩踩麵子，叫三婊子一脚踢死了，三婊子怕他家向他要人命，惹出了幾個錢運動大家，叫大伙就說是病死的。

老王頭有二個兒子，都給他幹活，因爲一點小事，就打的老王頭的鼻子裡直穿血，旁邊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一歲，從小就沒有媽，就有爹是親人，瞅着老子挨打，想上去拉又不敢，眼看就要打死啦，他倆就大哭起來，哭惱了王三婊子，拿着棍子不分頭臉的打了一頓，打的兩個孩子直叫，三婊子還罵：「你爹沒死讓什麼，就是打死了，在我王三爺家也不能哭一聲！」

王寶才給他編炕蓆，三婊子給他領大煙證，講明對半分，有一次王寶才扎煙針中了毒，胳膊腫的像大腿一樣粗，肉皮掙的硫璜燈似的，上街去扎骨擗一交，把胳膊跌斷了，成天痛的直叫喚，三婊子還找他要多吸的大煙，吸完了吐不出來，王寶才又躺在炕上不能幹活，三婊子非趕他出來不行，短的錢也不能放過，非叫王的兒子來做工把錢補上，王的兒子流着眼淚哀告：「三爺！你瞧我爹在炕上不能下地，沒有人管不餓死了嗎？」三婊子把臉一橫說：「你爹死了算什麼，短我錢不給幹活就不行！」王的兒子只好含着眼淚離開他要死的爹，給三婊子幹活去了。

胡打頭，劉復，趙山東，都是給他幹了多年活的勞金，血吸乾了，累出了癆病，吐了不少血，不能吃，也不能喝，連個睡的地方都掙不出來。三婊子罵着往外趕，喝着：「走！走！我不能養活吃白食的，我這不是養老院！」他們幾個都是孤人，舉目無親，又老又病，叫他趕出來後，不知往那投奔。

有個楊福，是山東人，在他家抗活，要使喚錢，他不給，還說：「你要錢幹什麼，櫃上吃的，用的，使的那樣沒有，要穿的有布，要吸大煙，下館子都現成，你還要錢幹啥？」楊福氣的沒辦法說：「我要逛審子！」他沒辦法，就給了點錢，但從此就懷恨在心。有一天楊福腳凍壞了進屋烤火，他就罵了起來：「你腳凍掉也不

能烤！」楊也火啦，拿起鎌刀砍他。他進屋子去拿盒子槍，楊就跑了，決心要報仇，就去當了胡子，把王老大綁去，三婁子向戶下收錢贖取，又用他小舅子換回來了。

有個楊祿在他家抗了好幾年活，三婁子騙他賭錢，總是輸了欠，到了冬天凍的衣裳穿不上，心思不能等着死，就打主意偷去的跑了，後來叫他找了回來，揍了一頓，還給嘴裡灌屎。

有一年他家出會，叫菓醬舖一個夥計請會，抱神位，大神總不下來，他就給夥計一下子灌了五斤酒，差點把人醉死。

他家的罪惡數不盡，說不完，叫他家折磨死的人，光大伙知道的，就有三十多，血海、淚海、汗海，凝結成他家的財產，白骨堆成了他家的萬貫家底。在吉祥村的村裡有個亂屍崗子，他家死的勞金，都埋在那裡，大伙一走到那，就能聞到一陣子惡臭，陰慘得使人倒吸兩口涼氣。

地主惡霸血債滔天

隨手將近日東北日報上發表的地主惡霸發家史，零碎的剪貼下來，湊在一起，連續一讀，實使人驚懼！這是多末沉痛的一筆滔天的血債。這一幅地主發家史的背面，正是農民的血、汗、淚交織而成的巨幅悲慘史。在思想上不能解決的諸問題，將這幅慘史一翻，可能迎刃而解吧！這裡僅刊出一部份，以作參考！

編者

一九四七、九、十六。

抓勞工逼死一家四口徵出荷愁病殺三人

追地租打死產婦嬰兒要兵餉殺八歲孩

尙志龍宮區王文屯惡霸地主兼偽牌長劉義，在偽康德十年時要勞工，他不想叫有錢人去，便對從密山炭礦當勞工剛回來的王秀說：「這回勞工又該你去了！」王秀說：「我才回來爲什麼又叫我去呢？」劉義說：「你這個王八蛋小子，上回出勞工你跑回來，我給你說了些好話，才不抓你，你再不去，我就把你送到警察署去押起來！」結果王秀沒法只得去了。但是走到半路上又想到家中妻兒老小難過起來，便乘機跑了。劉義知道了，便到王家問王秀老婆王秀那裡去了，王妻說：「我不知道啊！」劉翻過臉來說：「你要不說把你打死，不然把你送龍宮警察署去！」王秀老婆一聽心裡害怕，越想越無活路，遂吃了五分大煙土拋下一個十歲一個六歲一個六個月的三個孩子死去了。六個月的孩子因爲沒有奶吃也跟着死去，剩下十歲和六歲的，被劉義趕出不讓回家，這兩個孩子在野地裡哭了幾天，也連餓帶病的死掉了，從此王家被劉義害的家破人亡。

尙志龍宮區幸福村偽滿區長王振財罪惡滔天。偽康德六年時他叫從外地遷來不久的王振山家出荷，但王家什麼也沒有，飯都吃不上，於是便把王振山暴打一頓，王回家裡一說：他老婆連怕帶愁病了一天一宿就死了，而王振山也因愁出病來死於大年初一。次年四月，他兒子也因無依無靠貧病交迫而死。一家四口就剩了一個小姑娘。

惠民區永安村大地主宋迪菴偽滿時仗其叔父當珠河縣長專門欺壓窮人。當時有個地戶楊寶全租種了他十五垧地，春天地種上後，忽然生起病來，地也未剷，秋後便沒有糧交地租子，宋迪菴遂叫他的狗腿子李樹才向楊寶全要糧，要不就牽馬來頂，後來不但把馬牽了去還打了他夫婦倆一頓，這時楊妻剛生下小孩尙未滿月，被這一打驚吓而死，小孩因無人哺養不久也死去。

尙志龍宮區奎武村惡霸地主王厚安。「八一五」後當大排隊長。九月初他向岳志要兵餉。岳志因兄弟有病要上龍宮去治，把車都套好了，恰好王厚安來要錢，把槍對着岳志胸口說：「把錢給了我再走！」岳說：「我莊稼還未收到家，沒有。」王一聽大怒，把岳打的不能動，岳兄弟吓病就重了，龍宮也沒去成，不過一天這個八歲的孩子就死掉了。

起小隙害祖孫三口

好人活々逼成瘋子

賓縣喬家灣子的地主依德梭，有地六十五垧，三十二頭牛，十二匹馬，四輛車。偽康德三年春起，僱了個豬倌叫劉傻。劉傻一人給依德梭放四十口豬。一年祇給二十三元，啥也不管。三月間，雪及膝蓋，劉穿了一件破夾襖，光皮露肉，腳和腿上都長了凍瘡，凍瘡爛裂了口流出血，結成了冰塊。走一步蹶一蹶，連小豬羔都攆不上。依德梭知道了，就穿着大皮襖提着鞭子趕來，給了劉傻子兩鞭子，還狠々的罵：「你端的是誰的飯碗？爲啥連小豬羔都攆不上？還叫我來費事！把我冷得够噲。」三月末的一個晚上，劉傻因白天受冷，半夜就尿了炕，依德梭工錢沒開，就把劉傻趕了出來，劉傻被趕出來後就病得起不來炕，因此也沒人僱用。後來就在一間破房裡的冷炕上凍僵了。

喬家灣子的盧召鳳，有地八十垧，還當偽區長，偽康德九年八月間，盧召鳳叫本村住戶馮餘慶給他起馬圈，馮未去，他就記恨在心。恰巧這時上面要俸仕，要勞工，盧召鳳就派馮餘慶去俸仕又派馮餘慶哥哥馮餘生去勞工。沒法，哥兒倆個只好去了。馮餘生到了哈爾濱南崗，給日本人的倉庫扛麻袋，因麻袋太重，沒小心，就從二丈多高的倉庫頂上摔下來，流血過多死了。死後倉庫來信叫馮餘慶家去取屍首，信到區上盧召鳳就壓下來。本月間馮餘慶俸仕回來，去寧遠街上送出衙，聽說哥哥已摔死，就急忙捎信叫爹來。爹身邊沒一個現錢，向

尙志龍宮區奎武村惡霸地主王厚安。「八一五」後當大排隊長。九月初他向岳志要兵餉。岳志因兄弟有病要上龍宮去治。把車都套好了。恰好王厚安來要錢。把槍對着岳志胸口說：「把錢給了我再走！」岳說：「我莊稼還未收到家。沒有。」王一點大怒。把岳打的不能動。岳兄弟一吓病就重了。龍宮也沒去成。不過一天這個八歲的孩子就死掉了。

起小隙害祖孫三口

好人活々逼成瘋子

賓縣喬家灣子的地主依德梭，有地六十五垧，三十二頭牛，十二匹馬，四輛車。僞康德三年春起，僱了個豬倌叫劉傻。劉傻一人給依德梭放四十口豬。一年祇給二十三元。啥也不管。三月間，雪及膝蓋，劉穿了一件破夾襖，光皮露肉，腳和腿上都長了凍瘡，凍瘡爛裂了口流出血。結成了冰塊。走一步蹶一蹶，連小豬羔都攆不上。依德梭知道了。就穿着大皮襖提着鞭子趕來。給了劉傻子兩鞭子。還狠々の罵：「你端的是誰的飯碗？爲啥連小豬羔都攆不上？還叫我來費事！把我冷得够嗆。」三月末的一個晚上，劉傻因白天受冷，半夜就尿了炕。依德梭工錢沒開，就把劉傻趕了出來，劉傻被趕出來後就病得起不來炕，因此也沒人僱用。後來就在一間破房裡的冷炕上凍僵了。

喬家灣子的盧召鳳，有地八十垧，還當僞區長。僞康德九年八月間，盧召鳳叫本村住戶馮餘慶給他起馬圈，馮未去。他就記恨在心。恰巧這時上面要俸仕，要勞工。盧召鳳就派馮餘慶去俸仕又派馮餘慶哥哥馮餘生去勞工。沒法，哥兒倆個只好去了。馮餘生到了哈爾濱南崗，給日本人的倉庫扛麻袋。因麻袋太重，沒小心，就從二丈多高的倉庫頂上摔下來，流血過多死了。死後倉庫來信叫馮餘慶家去取屍首，信到區上盧召鳳就壓下來。十月間馮餘慶俸仕回來，去寧遠街上送出衙，聽說哥哥已摔死，就急忙請信叫爹來。爹身邊沒一個現錢，向

大家夥借了一點盤川就往哈爾濱倉庫去。誰知屍體已被燒成了灰，五十六歲的老爹只落得捧了一盒骨灰回來，盧召鳳看見後還說：「千人萬馬都沒死，他死了就是該死。」從此後，馮餘慶的爹不吃飯，不幹活，見人就哭，哭得眼珠子都突出了眼眶。一輪倒炕上就沒再起來。馮餘慶死了哥哥又死了爹，自己又掙不來錢，窮得揭不開鍋蓋。他的四歲的小侄子盤齊子嘴爛的連水都不能喝，沒錢請醫生，就活活的爛死了。只因爲馮餘慶沒給盧召鳳起馬圈，一家就賠了三條人命。

程家店的石海山，有地卅五垧，五馬一車，當僞自衛團團長。僞康德七年的正月初八，石海山叫該村住戶劉老十給他妹子搬家，劉老十不願去，劉爹說：「去吧，人家是團長，得罪了可沒治。」劉老十滿肚子的不高興就去了。到貼晌走喬家灣子的廟嶺南下坡時，因天冷地滑，一個拉套的牲口，一滑就連人帶馬都翻倒坡底下，車身壓在劉老十的小肚上，把小肚子全壓青了，回家倒在炕上連一口水都沒喝，到後半夜就斷了氣。石海山還說：「死一個窮人算啥，如同死一條狗一般。」

太平村的耿田祿，有地五十垧（內租人卅垧）該屯住戶呂長發給他吃勞金，僞康德七年六月間，割完麥子呂長發就病得起不來炕，頭燒的迷糊，三天都沒喝一口稀的。耿田祿怕人家偷他的麥子，就叫呂長發日夜到地裡守着，晚上呂長發熬不住就躺倒在壟溝上，剛好程家店過來七個查夜的警察，看見他躺在壟溝上，就說他是胡子；把呂長發抓到寧遠街警察所，用棒子皮帶毒打一頓後，就按倒在地，用大扁擔壓着脊樑骨，又用了彈挑肋骨。第二天早起，耿田祿見呂長發沒回來，就破口大罵：「準是在地頭睡着了，到現在還不起，比我都享福。」另一勞金去一瞅，才知道被警察所抓去。派人要了回來後，耿田祿還說：「活該挨打，叫他看麥子，誰叫他躺在壟溝上。」呂長發已被打得不能動彈，耿田祿就把他放進一間從不住人的屋子裡，又冷又餓，身上的傷處又痛，以後就發了瘋，撕自己的破衣服吃。耿田祿就派人用木板把門和窗都釘死，呂長發就這樣給活活的逼死了。

鍾光恩村的楊永清，有地廿三垧，四馬一車，當僞區長。他領兩份一通帳，二份配給品。僞康德七年的七月間，被縣裡查出來，就傳楊永清去縣裡。楊知道去了就要蹲監子，就對劉喜成說：「你去，我僱你。五

十元一天。」劉喜成不願意，他又說：「你不去我就抓你浮浪出勞工。」沒法，劉答應了，但劉說：「我去後租的一垧地沒人伺候。」楊又說：「你租的那垧地，割拉打我管。」劉喜成一到縣裡，就被關入大獄。到收割的時候，劉喜成的兒子劉箕去找他。他翻臉不認人說：「你爹犯了國法，蹲縣大獄，關我啥事，要我叫工夫給你們割地？你不去照照鏡子，自己長個啥樣。」十四歲的小劉箕只好自己去割，一垧地足足割了七八天，劉喜成七月去時穿了一件破單衣，到冬吃當不住，就得了抽風病，一宿一宿咳嗽得不能睡覺。到臘月廿五的那天晚上，四肢抽得蜷在一起，臉色漆青，三星偏西的時候就死了，屍首就被扔在雪地裡。

拉林二區蘭旗村惡霸地主于鳳彩，外號「北霸天」有地一四八垧。他父親于禮，外號「鐵咀子」，也是土豪，窮人都稱他「于三爺」。在舊中國時，胡子在他家住，綁來的票他給說和，是有名的「花舌子」。于鳳彩當偽區長時，結交警察特務，村耗子，隨便的向民戶攤花消。偽康德九年，呂永貴因晚送出荷糧一百斤，他就勾引村耗子那合忠，勒了三百元錢。丁奎舉，高祥兩家糧食未打下來，他就要出荷，藉口交晚了要丁高二人打「協和嘴巴」，打完了並給了高二人弄上馬嚼子，叫他倆吃草料。趙永祥因為出荷晚了，將趙打跑，強姦趙妻和孫海峰的姑娘。第二年要了大地主湯會清的勞工，湯請了他的客，他就另給窮人李大矮子派勞工，發到鶴立崗，不幾天就死了。在于鳳彩當區長期間，每年都貪污老百姓很多東西，放豆油對米湯（一斤對三兩），貪污出荷布六百多尺，貪污了各戶的出荷麻，並以貪污所得開粉房、磨房、豆油房等。此次鬪爭該惡霸，經群眾訴苦後，將其處死才解了恨。

尚志王文村徐占發是個放豬的老頭，有一天小豬跑到地主王炳山的園子裡拉屎，王炳山就叫徐老頭拿起來吃了，老徐頭不肯，被他打了一頓。此次砍挖鬪爭中，始將其鬪倒。

（郝鳳芝）

（通訊員許安舉）

搶男霸女燒屍佔地

魚肉鄉里逼姦孫媳

肇東八區靠山屯群眾在深入鬪爭中揭發了地主惡霸陳百東、陳百魁二人的滔天罪行。陳家於四十五年前來此，只買有九十垧地，經慘酷剝削窮人。強行霸佔土地，至去年土地改革前已擁有土地一千七百垧，包括訥河，及蘭西所有土地。群眾在反覆鬪爭中例舉陳氏弟兄之罪惡達數十件之多，其犖々大者如下：廿五年前與袁大成（中農）因地界問題發生糾紛，即設計將袁打死。適值與袁同路者尚有張祥之弟（亦係中農），陳恐張告發，並同時將張亦擊斃。後被張、袁家屬偵知後起訴，但陳又與官府勾結，聲稱「拿麻袋裝上錢打官司去！」結果陳之官司打贏，並強買了袁、張兩家之土地。又於偽滿初年，有在陳家抗活的王蠻子，因陳看中王妻，隨將王派到遠隔數百里的訥河去種地。嗾使該地流氓將王蠻子捆起來推下江去淹死，而將其妻霸佔過來。後於偽「康德」五年又將王妻丟棄，又霸佔僱工關矮子之妻，直至今日。又於廿年前陳企圖強買中農馬文俊的土地二垧半「因該地與陳之地毗連」，馬文俊以該地係其父之墳地，不願出賣，陳遂怒氣大發，嗾使家中用人，將馬父攻地掘開，將殘存骨骸付之一炬後，即將該攻地平毀，強行霸佔耕種。「八一五」事變後，陳即逃脫，勾結胡匪國特，危害地方。此次深入鬪爭展開之後，群眾在其親屬家捕回。經過三次激烈鬪爭後，將其浮產大部追出，並在群情激憤下，將二陳槍斃。

巴彥興隆區洪範村王家溝屯群眾鬪倒惡霸地主戴喜。按該惡霸今年六十六歲，外號「戴老扣」，殺死過五條人命，平日無惡不作。有二百八十垧地，五十間房，牛馬二十九匹，人二十九口，四個兒子，老三戴天寶最惡，孫子戴芳同戴三一樣壞。三輩有三個惡種，群眾恨之入骨。偽康德五年八月廿六，他勾結胡子「北斗」（是他的乾兒）搶了張德海家，後並將張和其小兒打死。偽滿時仗其子戴天寶當村長，他二百八十垧地的出荷糧，一粒不出。群眾說：「雙井村不叫雙井村是戴家天下的戴家村。」戴天寶任村長，戴天珠任動員股長，戴芳、戴英是職員，戴天才任產業股員。戴喜有錢有勢，搶男霸女，偽康德十二年，連其孫媳（戴芳之妻）都被強姦，上吊自盡了。戴天珠動員股要勞工，有錢的可拿錢不出勞工，無錢的頂有錢的出。他吃的勞工錢買地二十垧。偽康德十二年五月有個陳老二，有病不能去勞工，又無錢賄賂他，戴芳用木棒將陳老二打了一頓逼着走，結果第二天就死了。戴天寶以偽村長的身份，召集全屯群眾給他割繕房草，不僅男的要去，女的也得去，否

則送到村裡處罪。偽康德元年山東人劉富，給戴家當了五年更館有一次碰見戴老扣與其兒媳婦王氏通姦，竟被戴打死投屍井中以滅口。光復以後，戴天寶、戴芳跑到國民黨那邊去了，他私藏一支三八匣子不交出來，他在家裡經常造謠說：「中央軍八月節前後能來到哈爾濱，你們別劃地了。」但群眾已再不聽他的謠言。此次深入鬪爭中，開大會將該惡霸槍決。

（鞠洪欽）

地主惡霸圖謀翻把

捏造罪狀陷害幹部

榆樹山泉村。四台子屯劉玉泉是經營二百三十垧地的地主，當過偽部落長。其弟劉玉林爲偽滿屯長。偽滿時他依仗縣司法股長陳伯然之勢，欺壓窮人，常說：「和你們窮小子打官司，有我坐，沒你站的地方！」去年開闢工作時，只清算了他三十石黃豆，工作隊走後，便翻盤子不給了，群眾誰也沒敢再要。今春二次鬪他，鬪出黑地十四垧，馬三匹，舊衣被一部，因幹部包辦代替的打了一頓，群眾未動，地主仍未真正打垮。

該屯農會趙主任因屢次對地主鬪爭不客氣，引起地主懷恨，地主劉玉泉利用了富農張家生對趙之不滿，同謀翻把殺害趙文學。他又勾來了武振芳（勾結胡子的流氓）、傅馬氏（婦女會長，其嫂是破鞋，與劉玉泉是十來年的姘頭，她也是破鞋，與劉玉泉也搞不清）、劉玉恒之妻（劉玉泉之兄弟媳婦）和宋奎，劉廣居等在一起私下商量，偽造了幾條罪狀，叫能說會嘮的張家生出頭，大伙捧着。趁工作隊回區開會時的一個清早，壞蛋們開小會，張家生對自衛隊長李廣山說：「村上來命令，叫你把主任綁上。我們處罰他，你不綁就和他同罪！」李廣山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不敢不綁。他們不容分說，把主任吊得很高，劉玉泉指派兩個狗腿子，到屯兩頭站起崗來，無論何人不許出入，以免走漏消息。又派人把屯長李新全家看起。於是張家生說趙主任少給了兩萬元的騾子錢；傅馬氏說：「我是寡婦，他要說我當小！」劉玉恒妻說：「我男參軍，他參軍我！」劉

玉泉說：「我兒不參軍，就要分我家！」武振芳又說趙貪污二十四尺布，說趙要去當中央軍去！是反動派……給捏造了一大串罪狀。劉玉泉小聲指示壞蛋們說：「你們若不打他！這事不就虛了嗎？」壞蛋一齊下手，痛打了趙文學，但趙堅決不屈，罵不絕聲。劉又說：「他老罵人，怎不打他嘴巴！打！打死也沒亂子！」張家生說：「這小子太恨人，先給零罪受，完了再槍斃，不就活埋也行！」接着把洋砲裝好藥，劉又說：「把他老婆孩子都綁來，一路去，給他個斬草除根！」

在此緊急關頭，吳家崗屯有個老頭聽說要斃趙主任，便趕忙跑去告訴了村農會孫主任。孫立即趕來，才挽救了趙文學的性命。經過調查，揭穿了地主陰謀，其中幫兇張家生，武振芳，宋奎，劉廣居都是曾挨過主任的罵而上了地主圈套的。於是群眾燃起了憤怒的火焰，起來再鬥劉玉泉等地主惡霸，並覺悟到對地主「心慈生禍害」，非得澈底打垮才能保證窮人翻身的道理。

賓縣中擺度村鄭屯，惡霸富農雷斌被鬥後，陰謀陷害領頭鬪爭的積極份子賈吉順。他和他妹夫荊學智及前屯農會副主任宣恩與狗腿傅才商議，決定先陷害和賈有關係的，該屯農會壞幹部張良玉，採用刑逼要他誣供賈是大刀會，然後將賈打死，陰謀計議好後，遂由前付屯宣恩向外屯發出，通知，宣佈「鬪爭」張良玉，將張良玉打的幾次昏死，後始迫其供出賈是大刀會，於是將賈、張二人綁送區政府要求將其處死，幸經區幹部細心調查，終將其陰謀揭破，給予翻把者以嚴懲。

奪槍劫彈慘殺幹部

勾結土匪害死農民

拉林四區前大坡長嶺屯的大漢奸惡霸地主何瑞之，爲僞滿區長。「八一五」後會組織治安維持會，當時群眾要分點積穀糧吃，他即開槍掃射，並將積穀糧私自變賣買槍，武裝反抗我民主聯軍和工作隊。前年，有一次

當我軍運輸彈藥的汽車行經張家窩棚時，該逆即率領大批壞蛋突出襲擊。當場除將全車彈藥劫去外，並擊斃我軍押車戰士十三人；另一劉化享同志不幸受傷被俘，該逆遂將捆於大樹上連打七槍，並用刺刀將劉肚子挑開，腸出血流而死。群眾目睹此慘狀，莫不憤怒萬分。此次群眾在挖政治壞根中憶起此事。當將該逆再次逮捕（何過去曾被鬪垮，但未提及此事），一致要為翻身隊伍復仇。鬪爭會上個個質問為什麼打死我們的翻身隊伍？為什麼打要積穀糧的老百姓？誰組織你們？並要追繳其國民黨證，當其仍圖狡賴時，群情更為激憤，全體擠上去打，最後全體一致判決給死者抵命。

五常七區惡霸于大頭被扣押後，乘我不備奪去民兵槍支逃跑。全區三聯防村民百餘人立即嚴密搜捕，在金家屯叢林中終被英勇民兵陳經維將該惡霸捕獲。在猛搜勇追中，全縣頭等生產模範溫鳳山同志，不幸被于大頭擊中負重傷，當即犧牲。溫臨死前再三叮囑民兵：「我死是為了百姓，是光榮的，大家應對地主壞蛋嚴密監視，防他翻把再謀害百姓。」按溫鳳山同志係中共黨員，在周家崗領導群眾積極鬪爭，被選為行政村長，在生產中勤勞苦幹，榮獲全縣頭等生產模範。該地區黨委為發揚黨的光榮傳統，追認溫為模範黨員。陳經維等各記功一次。

海倫海南區豐樂鄉，惡霸地主于仲琇。現年六十二歲，原住拜泉，舊中國時連任保總，偽滿時當村長，殺人勒財案件今已無算。連他自己也承認說：「經我手死的人沒數。」凡和他做對的，他就誣稱為胡匪。無辜死於非命的很多。現下能歸案者即有二起：一為住在本鄉的獨寡劉老太太，她的親侄兒即在十四年前被于逆無故擊斃，當時劉家欲為死者報仇，告于逆圖財害命，但因于逆身居官職，反仗勢誣告劉家為胡子，並將死者兄弟二人扣押於大獄內困死。一連三條人命死在他手，從此劉姓斷了後根，只剩下劉老寡婦一人，銜恨十數年不得報。如今在公審大會上，手執大棒痛擊惡霸，要他以命償命。另外一張姓寡婦亦哭啼啼申訴伊夫被于逆逼去做勞工，一去未返。除此以外，于仲琇在「八一五」後，曾聯絡胡子崔守銓等襲擊我解放軍，擊斃我軍戰士，後畏罪携家潛逃至豐樂鄉于老璉屯隱藏（該屯于姓多為他本家，為本屯大地主）。他平日在鄉中仍橫行霸道，百姓俱稱之「于五爺」，年前曾任鄉幹部，將我政府撥發給貧戶之救濟款私購煙土，從中窃取原利。平日並不

斷造謠言，……群衆說：「誰鬧的兇，將來割誰的腦瓜。」以此破壞群衆鬪爭情緒。見婦女組下地薅草，他譏笑說：「別臭美！等南洋軍來了你薅們腦袋。」解放團來該屯參觀前，他又嚇唬百姓說：「中央軍來了，看咱屯窮小子倒霉！」

這次工作隊來該地煮夾生飯，剛到第二天，他就畏罪改名，寫張假路條企圖逃走，幸在路上被鄉幹部截住。被捕後他毫無悔意，在公審大會上，他仍十分頑梗，向群衆破口大罵，企以昔日威風來鎮壓農民。群衆見此，更增加憤恨，一致要求立即槍斃以除後患，不少人講：「若放了他就沒我們的命，這傢伙什麼事都幹的出來！」

青岡四區西一屯大地主邱景陽，有地三二五垧，房子二十一間，馬五十餘匹，當過興農會長，去年七月四日，全家叛亂，殺死歇在他家的戰士三名，拉起匪幫，報號「平東」，並勾連許多惡霸地主。武裝叛亂，計全縣被打死的農會幹部就達十四人。所謂「割卵」，綁在大扁擔上凌辱毒打者即不可勝計。更普遍是其他大地主藉機「翻把」，六區團結鄉馮家屯大地主劉樹春，亦於去年九月乘機翻把殺死該鄉農會主任車雲亭和兩個積極份子；接着一區南門外馬紙房屯馬姓地主，即勾結匪特慘殺我縣府民政副科長莊慶鼎。至於偽滿時惡霸地主隨便殺害窮人，更是不勝枚舉，如二區大地主白玉林，當偽滿廬河水利局負責人，在「大同元年」用槍打死偷山豆的呂七益；同區大地主李振也在「大同」年間打死偷葱史獸醫的兒子，還害死一個砲勇包某；七區大地主沈桂芳，有地二百多垧，舊中華民國時當自衛團長，「大同元年」任村助理一直到東北解放，爲着霸佔窮戶張喜的孀子，就令他的兄弟沈桂福用匣子槍打死張喜的老爺；又如前年九月間，一區城內東北隅住戶老丁頭和他兒子因燒柴困難到東門外地主王寬家地裡扛了捆秫秸，被發覺後，王寬手使扎槍當場打死老丁頭，並將老丁頭兒子打傷；一區進化鄉呂春增屯于春生，二十三歲（民國廿年）給二區大地主于會抗活，該年十月間，于春生肩扛一袋穀子上搭板往倉子倒，不慎墜下，于會不問皂白，拳腳亂踢，踢得吐血，一直到如今仍是四肢無力，不能多幹活。

阿城恒隆區福昌村漢奸大地主張秀峰，擁有土地一百四十垧，曾當過偽滿村長，投靠日寇，敲詐勒索欺

歷同胞。「八一五」後。勾結中央胡子頭目「北海」，企圖奪取地方政權。「北海」暗委他任區長。去年春，我民主政府成立後，張匪却到處散發謠言恫嚇群眾。並說：「我與哈市市長楊綽庵最相好（國民黨委的），你們不要聽八路軍那一套，等幾天國民黨就回來了，如果有人接近八路軍，將來非掉腦袋不可。」同時暗又勾通中央胡子「六國」匪幫，於五月卅一日將福昌村農會主任趙治得，村長劉雲廷綁去，當夜張秀峰即引導匪群入村，同時煽惑區中隊叛變，並將全村財物洗劫一空。翌日匪幫強迫開會，並將趙、劉兩村幹部綁到會場（趙、劉二人曾領導群眾鬪爭過地主。酷刑毒打，直至奄奄一息，然後把兩朶紙花綁在兩根洋釘上，對準兩村幹部頭頂釘下，當時慘狀，令人莫睹。在場群眾莫不掩面暗泣。而地主張秀峰却得意洋洋，如臨大喜，鵝行鴨步走到爲人民事業光榮犧牲的兩位農幹面前指手劃脚的罵道：「你們還想翻身！今天叫你們翻到地獄裡去，變成大糞。」當時，在場群眾，心如刀刺，含淚填胸痛恨莫置。去年秋，張秀峰被群眾緝捕在案，但他仍賊心不死，千方百計，企圖翻把，竟卑鄙無恥用其女兒伴演美人計，以達到其陰謀，當即被揭穿，後依群眾公決，血債終於以血償還。

（榆樹訊）三區長發村葦子溝惡霸地主梁廣堤，以手榴彈圖害自衛隊未遂，作孽自斃。按梁外號「梁大鬍子」，爲僞滿時榆樹有名代書，脅官告吏的刀筆手，四口家，佔三十多垧地。去年土地改革時，「獻出」少許土地，裝假開明，家中仍藏有大批財寶以至殺人武器。今年六月，群眾要鬪他，就躲起來了。八月十四日群眾在勝利村中央堡屯搜索地主財寶時，發現「梁大鬍子」從一間破馬架逃出，直奔高粱地。民兵自衛隊立即追趕，他跑到地中間，右手從腰中掏出一棵手榴彈，企圖殺害自衛隊，但未及擲出即將自身炸斃。事後，全村開會一致提出：「澈底挖盡地主的槍支和財寶，認真監視地主活動！」高度警惕地主陰謀「翻把」。

27、28页无

李海山訴苦

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個光人（身上衣服還是鬪爭果實）。賠了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賠了一套鍋盔瓢盆。賠了一個吊爐！

常安區積極份子訓練班

姜樹人記錄

從我媽死去以後，我就和我爹給人家抗大活。十二那年就放豬，時常豬上地就被東家打罵。

記得我十六那年給張三麻子抗活，皆因我放豬晚了一點，張顯耀把我按在地下好一頓打。次後我急了，當時拿起棒子把他打了幾下；我十幾歲小孩子那能打過他呢？他這回看着我打他了，他也急了，把我打完了就不叫我在他家幹活了。我跑到我爹那一商量，叫我爹給我想個法。正在那陣子，聽說哈爾濱賣洋工掙錢多；還輕巧不累人，核計好了之後，我們爺倆就上哈爾濱去了。

到了哈爾濱很巧，遇着叫賣洋工的，我們爺倆就下去了，到那一看是修飛機場，大夥幹的都不太使勁。我們爺倆拚命的幹，不論日本子在不在。我是一個勁的幹，在這幹有三個多月吧。等一算賬，錢都叫把頭給搜啦，這時節快要到冬天啦，也不能動土了。日本子就把我們爺倆趕出來，我們爺倆一算計說咱回家吧，我爹說：「家啊！咱那有家。」當時我一聽爹的話，說的我好傷心，我就哭了，我爹看我哭他也哭，我們爺倆大哭一場，我爹邊哭邊說：「咱爺們真太苦了。」後來一個工友把我們爺倆送到電業局去賣工夫，誰知道電業局的活還累還險，天天都壓死人，我們爺倆看着這個險，不幹又不行，我們爺倆又哭了。第三天輪到我爹下地穴了；那時地穴誰也不敢下，下去十個好了能上來五個，不下又不行，等第二天我爹上來了，雖說沒有死；吓病了，在

那養病又不行，我打算和我爹走。日本子又不讓。後來千方百計，磕頭做揖的才設法回了家。

這回又沒掙着錢，到誰家去養病也不行。次後只好到我姐家去養，等我爹病好以後，正好快開春，我們爺倆就遂跟地主侯玉田家裡講好，我爹打更我放豬，到第二年我爹和侯玉田種瓜分青，叫我給他家做飯，年蓄月賺，省吃儉用的掙了幾個錢。侯玉田看我們掙了幾個錢，紅了眼，就串攏我爹看牌（賭錢）；我爹本來不會看牌，侯玉田說：「我給你把招。」就這樣三串攏兩串攏我爹有點活動心思，我爹是個老實人，再加上侯玉田老說看面子，我爹一想就憑侯六爺跟我一個窮小子老講面子別不開通，再說就是輸幾個也應當順順這個人情，當天晚上就看上了，一下去就沒撈着底，越輸越想撈，越撈越深，一氣把我們爺倆二年掙的錢完全輸淨，我爹一火就病了；還正趕上那屯子鬧窩子病，連我也病了。次後病的更厲害，侯玉田就說話了，叫我快點滾。我一想心裡很難過，在他家抗幾年活，好容易掙幾個錢都叫他們串攏去了，這陣兒錢沒有了又病了還往外趕，我就得給他說拜年話，後來他對我說我爹不行了，得往外抬，我一看我爹還不要緊。我說：「六叔呀！你老修點好吧！我爹死不了。這陣兒你把他抬出去，外頭那麼冷不得凍死嗎？」侯玉田說：「扯他媽王八蛋！還沒死？都出解屍汗了，往外抬吧！」他們一窩蜂似的把我爹抬出去了。抬到房門的時候，我爹把門一把拉住了，那陣兒我爹雖不會說話，他的哼、聲還很大，侯玉田把我爹的手從門上拉下，抬着我爹就送到場院去了。次後不大一會兒，我爹的哼、聲音更大了，我又起不來病的很厲害。次後聽我爹的聲音好像小了，我真急了，當時咬着牙挺起來，一點點的爬出去，好容易爬到了我爹的身旁，我用手在我爹的嘴上一摸，還有一口氣，我想這樣再凍下去準死，自個一傷心就昏過去了。在我醒了的時候，侯玉田站在我身旁，罵我說：「叫他倆死在一塊吧！往棺材裡裝！」我自個說不能死呀！六叔你老做點德，千萬別往棺材裡裝，侯玉田說：「快裝，快裝！」在這個時候我姐夫來了，他說：「先不要裝，看那樣死不了，後來要再重就到我家用。」侯玉田當時答應了，我姐夫把我摻到房裡去，他就走了。侯玉田又進了房，問我說：「你爹吃藥錢和買棺材錢這些你能給嗎？」我說：「六叔你老放心，我好了掙錢一定給你，一年不够二年，早早晚晚準能還够你。」當天晚上侯玉田告訴我你爹已經死了，你就不用惦着了，我那會兒說不上怎麼難過，我的眼淚都乾了，他又說：「得找個人看着你，別

死在屋裡。」一次後我說：「好吧！」遂僱了一個姓王的看着我，侯玉田告訴姓王的說：「看他不行就往外拉，不要死在房裡。」頂過半夜吧！我覺著心裡難受，昏昏沉沉的我就過去了，等醒來之後一看身上是姓王的老頭給我蓋的麻袋。我出了一身透汗，自個覺著輕巧一點，心裡也有了底。不一會兒，侯玉田又來了，問我說：「你怎樣心裡有底呀？不大離就敢快。」我說：「不要緊心裡有底。」

從打出這一身透汗之後，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見好，侯玉田告訴我坐著不許可我躺著，他對我監視的特別厲害。等我的病剛剛見點好，能支持一些了，他叫我給他們做飯，我不幹不行，強支持到鍋台旁邊去取米，身上一點勁也沒有，把一個盆打了，他立時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他的小老婆叫我給他劈柴火，我說不能劈，她生氣了，自個去劈把碗架子磕倒了反而怨我不給他劈，又打了我幾下子，他當時又和我要錢，我說沒有，他說你有東西也行，我說家裡就有一個小破櫃，他說你家還有一個吊爐呢？我不願意賣他迫我，沒法就把吊爐拿來賣給他，明明能值一千多元錢他只給三百元錢就買去了。

這陣兒又快到講活的時候了，他又使上了手腕，叫我再給他抗活，說給我一垧好地種瓜子，另外還給我八百元錢。我和他講好了：地是上等地，不論大小工都由他出。我自個也很滿意。等個種地的時候，他給我的却是最壞的地。我問他，他說這地好，我說不好，後來他沒啥說的了，許可多給三畝地。等種上了後，我打聽別人，人家都說六畝地，我問他，他說是一垧三畝，我也沒法跟他爭，只好吃點虧，等到瓜子出來以後，被蟲子都給吃了，我坐地裡傷心的哭了一場，我說：「不要地了，給我錢吧！」他說：「那有那個好事，你想法把那點地種上。」後來我到很遠的地方買來的早穀子，一共是三升，他說他給種，打發我幹別的去，不叫我，看他給種的特別稀，才用了一升穀子，剩下的穀子他用了。到秋天一割才割了一百二十捆。收到場院，他明明知道我用錢，他就是不給我打。我催他好幾回還不給打。次後我想把割下來穀子要賣給後院的老王家；跟老王家一講就妥了，給二千五百元錢。偏偏又叫侯玉田知道了，他到老王家說：「你們這家人家真一個路」，人家小孩子幹了一年不容易，爲啥化那幾個大錢，買他那些穀子。」王家一想這事情也對。若是買的話好像佔便宜是的，說啥也不要了，我跟侯玉田說：「你爲啥不叫我賣？」侯玉田說：「你等著櫃上有工夫給你打多好，何必

賣呢！」我說：「等不了啦，再等幾天更冷了，我還得買衣服呢！」侯玉田說：「那你實在等不了，就賣給櫃上吧！何必賣給外人呢。」我說你要也好，侯玉田說：「我也不少給你，照着七百塊錢。」我說：「人家老王家給我二千五百塊錢，那能差那些呢？」當時侯玉田急了，他說：「你願意也得幹，不願意也得幹。」我一想眼瞅着到了冬天啦，我怕他把我趕出去，我又和他好好說：「你老不在乎這幾個錢！」次後只給一千二百塊錢，我只好吃虧，一個窮人有啥招可想，他又說：「你不要上街上去買布了，我家裡啥布都有，還不能多算錢。」我就在那買了十幾尺布，拿到我姐姐那去做，誰知道那布太硬了做不上，拿回去換他又不許可，只得用那布好好歹歹的做上了，我問他布的行市多少錢，他老說好說，不能多算，到了算賬的時候，壞布合我十二元一尺，別人只賣六元錢，多合一半，黃棉布合我二十五元錢一尺，別人賣十八元錢，他還問我貴不貴？我說別人好布賣十八元錢，壞布賣六元錢，他說：「我這行市不貴，你若是怕貴給我布。」本來他也知道我不會買布，我又吃一下子虧。另外，我爹死那陣用他一口棺材，合我七百元錢，那陣棺材好了值三百元錢，我一想吃虧吃到底吧！只要不往外趕就行了，次後屯子哄哄鬧鬧爭，都說勞金能分地，侯玉田對我說：「鬧誰他也不能鬧咱們爺們，咱爺們有人。」我一想也對，人家有錢啥都買動了。次後他叫我走，我不願意走，他說虧他錢不要了，另外又給我五百元錢，我想要走，另一個勞金告訴我別走，說是幾天就能分兩垧好地，我聽着這話很樂，在我姐姐家裡等着分地，不幾天也沒信，侯玉田上我姐姐家裡去看着了我，他說：「你等着分我的地呢！那你可以瞎想，你也不想，我們家你六哥當上了大官，誰還敢分我呀，那不胡想呢！」我一想對呀，別等着了，次後我就參軍了，之後聽說把他抓住了，我打算立時回來搞他，因我們上珠河開沒能去，到珠河以後，聽說把他槍斃了，我這口氣才出了。

地主惡霸便是病

羅立韻

我在賓縣寧遠區的訓練班裡遇見了孔慶裕。他是該區鍾光恩村的住戶。我們認識的那天晚上，談了許多，從現在到過去，從自己到別人，談得很夜深。窗外下着傾盆大雨，他以痛苦、憤恨、錯綜複雜的感情，向我訴說了下面的一些遭遇。

孔慶裕原是山東人，從九歲起就在家鄉給財東家放豬，十一歲放馬，十四歲扛半拉活。天天鷄叫即起，撐燈還撈不上飯吃的幹活，一年還糊不住各個的嘴，沒法，就在民國二十年的正月，同父親孔憲五、二哥孔慶銀、五哥孔慶風、七弟孔慶發，一行五人來投奔關外松江省珠河縣四哥孔慶知處。孔慶知有二馬一驢一車，租侯東家的地種，於是哥兒五個和老爹就租了侯東家十五垧地種，並借給一千五百元買吃糧和籽種。問他多少利錢他却說：「咱一東一夥先用着吧，秋後再說。」

侯東家有地一百五十垧，好幾處窩棚，除了出租地外還倒騰糧食、柴草、豬馬，行市賤往裡收，行市貴往外賣。同時又放大頭利（即高利貸），球河街裡一帶的老百姓稱他爲「侯扒皮」。

孔慶裕哥兒五個再加上老爹，租種十五垧地勞力有餘富，向侯東家多租幾垧地他不答應。他說：「若要多租我就不招。」向別人在租進幾垧種他也不答應，於是餘下的勞力就給他幹活。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鋸樹木，拉回來劈成柃子，捆成捆，一挑一挑的給侯東家送去。春天賣零工，人家給四毛，他給三毛，割地人家給八毛，他給六毛，割地人家給一元，他給一元，若不給他幹他就抽地。秋後拔炕、抹牆、扛場（即打完場把糧食往家扛）是幫工，不給工錢，平日送信跑道，婚喪喜事搭忙也是幫工，過年過節還必須提着點心冰糖，或是板鴨大海米去瞧看東家。

哥兒五個和老爹，仍和在關裡一樣，天天鷄叫即起，撐燈還撈不上吃飯。拚命幹也糊不住半飽。到七月，地裡莊稼一片綠，穀子齊眉，苞米粒子已瞪了的了，一家六口盼着今年是個好年成，那知白露的那天早晨，東半拉上來了一股子雲，一忽兒天色變成黑白朧朧，再一忽兒就唰唰的下起大雹子來；整整下了一頭晌，黃豆穀子全被打得躺下了。老爹的眼淚雨點似的落下來，想要收拾地又沒人，哥兒幾個被侯東家叫去壘豬圈了，結果十五垧地統統打了十四担糧食。九月十五打完場，十月初三侯東家就指斗要糧。一早起來，老爹就東頭顛蹠

到西頭。西頭頭躡到東頭，借來了幾斤白面。一隻小鷄。快晌午的時候，侯東家邁着四方步子來到孔慶裕家裡，侯東家頭戴靛皮子的三元大帽，身穿青大緞面羊羔皮襖，脚蹬高腰毛皮靴。裡面還套雙靴襪。孔慶裕戰戰兢兢的朝炕上放飯桌。端上燒酒白面餅。小鷄熬粉條。吃飯的時候，老爹畏畏縮縮的說：「侯東家，莊稼料雹子打了，地裡打不出糧，租子交不上，除給官家拿花銷外，餘下的糧全給你老送去好了。」侯東家一邊啃鷄翅膀一邊搶着說：「租子交不上可不行，雹子打你沒打我。」於是他就算起賬來：十五垧地二十石租子，春起借一千五百元，加六分利，共二千四百元。當時最高的利是四分五，侯東家說：「錢是人家叫放的，人家要六分利咱也只能照六分利收。」孔慶裕還不起租子和錢，侯東家就把孔慶裕的二馬一驢一車一折合，還差二千四百元（第二年才還清）。孔慶裕的十三歲的小兄弟看見車馬被趕走，就抱着爹的腿放聲哭起來，並斷斷續續的說：「爹，咱家啥也沒有了。」之後，老爹整整哭了八天，四哥七天沒有吃飯。陰陰慘慘的餓過了冬天，侯東家把地抽回另租他人了。

第二年哥兒幾個分頭去給人家抗活，孔慶裕到珠河東灰菜頂子馬叶河南！給鄭學文吃勞金，鄭學文有地五十垧，一年一百五十元勞金錢，啥也不管。正月十五上工後就上山打柴火。拉柴火，劈柴上垛。化雪後倒糞，送糞，收拾地場子，擡地，種地，剗地，拿大草割小麥，收拾場院，割線麻，剗白菜蘿蔔，脫坯盤炕，抹牆，割水田，拉地，打場，扛場，挑水，割草，喂馬，飲牲口……等。無事不做。到七月二十五，孔慶裕得上了傷寒病，躺炕上啥也不能吃，渾身滾熱，腦瓜痛得拾不起來。鄭學文氣兇兇的跑到下屋，對孔慶裕說：「吃起來幾大碗的往肚子裡倒，幹活起來就有病，看你這賤身子有多嬌貴。眼下地裡正忙着拿大草，你裝病躺炕上不起是啥心眼。孔慶裕用一條胳膊撐住炕沿，想掙扎起來，一陣劇烈的咳嗽又使他倒下去，一年的勞金錢都札咕病吃藥化了。病好後又給鄭學文補了十四個工。臘月下工時，身上還是一套破夾襖，連帽子都沒有，忙碌了一年啥也沒撈着。」

來年正月，孔慶裕就投奔木蘭李作舟家，李作舟是他在山東時拜認的乾老。有地十五垧。孔慶裕在他家賣一年長工，吃二年勞金，積下了幾個錢，到康德七年的臘月，化了三百元在賓縣新店娶了一個媳婦。老丈人因

閨女歲數小，不願意閨女遠走，所以孔慶裕也沒有回到木蘭乾老處，就留在新甸老丈人家了。老丈人家裡很貧寒也給別人抗活，孔慶裕本想也找個主抗活，但他又尋思：「抗活，吃勞金，租種地，打九歲起一直到如今，自己撈着個捨。當牛當馬，累死累活的幹活，還賠了本。」於是老丈人設法給他借了幾個錢做小木，孔慶裕就挑個小挑，賣個小雞和鷄子。春天賣個青菜，夏天賣個魚，秋天賣個土豆，從柳板站挑到新甸，來回三十六里地。過年媳婦添了個閨女，半飢半飽混了三年，掙來的錢養活不了三口人到康德十一年的二月間方正東柳其風把頭來柳板站招工，給方正東的日本人修道挑土，柳把頭說一工能掙三十元，孔慶裕就尋思：「修馬路的小壕溝，三尺寬，底口一尺五，深三尺三，六毛錢一米達，一天能挖十幾米達，可掙十二元。」爲了多掙錢，孔慶裕不管死活就報上了名。打了保條，領來三十元。到了方正東，情形和柳把頭說的完全不一樣，是修大水壕。工錢一天一元四毛，除了扣去八毛錢的飯錢，還剩下六毛幹了六個月，沒給一個錢，日本人和把頭還天天拿着鞭子在屁股後面抽。沒法，偷跑回來；連晚上睡覺蓋的麻袋也沒來得及拿上帶回來。

剛回到新甸，在街上就碰上了柳板站北的區長劉云峯，劉有三十餘垧地全部出租，三個老婆。前二個月，劉區長的兄弟劉二趕車去新甸賣黃豆，走至常河橋，太陽二桿子高，車馬被胡子劫走，劉區長問劉二什麼樣的人劫的，劉二說是個山東人，說起話來楂呀楂的。劉區長把新甸，柳板站兩個地區的山東人都抓起來審問過，沒審問出什麼。這回劉區長碰上孔慶裕，剛好孔慶裕也是山東人，說起話來楂呀楂的，又住在新甸，從前又常跑新甸到柳板站的這條道，因此就說他的車馬是孔慶裕劫的。孔慶裕連家都沒趕上回，就被抓到柳板站警察所，帶上手銬，用寬皮條抽了卅幾下，背上、胳膊上的皮都裂開了口。後又把辣椒水從鼻子嘴裡灌進去，辣的噎不住，連頭髮根裡都冒出了血，才押進笆籬子。押了一個多月，劉區長給孔慶裕家捎了個信，說孔慶裕偷了車馬被押在笆籬子，叫他家拿錢來贖人。孔慶裕的老丈人拿不起錢，孔慶裕就被劉區長判了六個月罪，送到哈爾濱模範監獄。

孔慶裕的媳婦在家，把僅有的一件小棉襖，一條破夾褲賣了度生活。後來沒東西賣了，母女兩人就拉棍棒瓢的到各家去要飯，餓得面黃飢瘦皮包骨頭。

六個月期滿，孔慶裕從模範監獄長了一身疥瘡出來。回到家裡，不幾天，小閨女也傳上了疥。全身爛的沒一塊好肉，連眼睛都封口了。爛了足足一個月，小閨女就爛死了。孔慶裕的媳婦哭得死去活來，整三回，後來就得上羊癩瘋，直到現在也沒好。

康德十二年的三月間，孔慶裕就領着媳婦和鄰居王長山趙祿等人從新甸轉到山裡大石頭溝（即現在的鐘光思村）去開荒，這時雪還齊到疙膝蓋，用鐮刀割蒿草搭草棚。手都凍裂了口，裂口像個大眼睛，流出的血立刻就凍上了。割完蒿草就用耙子攪，然後再用鎬頭刨地。每天都吃山菜稀粥，正刨的時候餓得沒法子，放下鎬頭就擡青蔓菜和野葡萄葉吃。這一春天，孔慶裕刨了七畝地，種了六畝地苞米，一畝地蘿蔔、白菜、土豆。正到割地的時候，財神廟的警察來攔戶，不准種此地，還要燒房子。孔慶裕就緊忙割下苞米，撈下穗，用苞米桿蓋好堆在地頭上，白菜蘿蔔也下了窖，後就領着媳婦下山了。滿洲國倒台，孔慶裕就領着媳婦上山，一担黏苞米一粒不剩，三石嘮苞米剩下三斗，三千斤蘿蔔剩下一千斤，二十棵白菜剩六棵，八百多斤土豆一個沒剩。孔慶裕看了心裡難受，淌下眼淚來，但他仍想：「滿洲國倒台，日子總有指望，再熬一熬吧！」於是來年又刨了三畝荒，鎬頭重，把手都擰出了血，汗水直順着臉盤密下淌，連去年的七畝一共是一垆地，秋天打了六担糧，沒出荷，沒拿花銷，剛够吃，日子才有一點起色。九月間實行土地改革後，窮人翻身孔慶裕分到了一垆半地，到九月末，胡子李清云隊到了財神廟，李清云是馬家崗的，有官地廿六垆，四馬一車，地全部出租，剛實行分地分房時，他就把光復後他所組織的保安隊拉出去當了胡子，到處殺人搶東西，破壞翻身。李清云一到財神廟後，就破口大罵：「好，都跟着八路跑了，你們都是亡國奴，我們是中央軍，要把你們這些窮頭都殺光。」全村的人在山坡上幾天幾夜不敢回家，下雨時全身淋得像落水狗，肚子餓了就啃生山餃瓜蛋，晚上睡在山坡上，腦瓜被蚊子咬得起了大疙瘩。

孔慶裕也跑到山上，只剩下媳婦一人在家，李清云對其媳婦說：「你掌櫃參加八路叫我們打死，你成小寡婦了。」於是，把一桿長煙袋，一雙布鞋，二十三隻小鷄都搶之一空。

孔慶裕一不賭錢，二不嫖女人，三不喝酒，四不抽大煙，從民國廿年起始租種地一年，後來就抗大活，賣

玉夫。挑小挑。開荒地。起早貪黑。當牛當馬。幹了十六年。結果啥也沒撈着。不但沒撈着。還賠了二匹馬、一頭驢、一輛車、一個麻袋、一件小棉襖、一條破袂褲、一個小閨女、一担黏苞米、二石七斗嘸苞米、二千斤蘿蔔、十四棵白菜、八百斤土豆、一桿長煙袋、一雙布鞋、二十三隻小雞。

孔慶裕的訴說。告訴了我一個鐵的真理，「地主惡霸便是病」。從關裡到關外。從珠河到賓縣。那裡有地主霸道。那裡就沒有農民的活路。

第三部

地主惡霸翻把陰謀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顧雷

喇嘛甸是泰康東南六十里的一個車站，全街有五百四十六戶，中有種地的一百餘戶，挖藥、熬鹽、打洋草的三百餘戶，手工業（木、瓦、皮匠）十餘戶。其他均是商人、地主、流氓及各類寄生蟲之流。偽滿時這裡特別複雜，除種地和賣勞力的外，並有警察、胡子、安清幫、一貫道、山東會、道德會等封建組織。當時借助敵偽勢力，威風不可一世，有「雁過拔根翎」之說。

「八一五」後這一套帶有濃厚反動色彩的封建組織依然擁有雄厚勢力。當我工作展開後，均以假開明，假積極來蒙蔽我工作幹部，以達到其合法的進行各種破壞的目的。去年六月工作隊在此開闢工作時，因社會經驗與工作經驗不足，又未能深入發動基本群眾，兼當時沒有掀起土地鬭爭，僅和平的分了一些開拓地。而參加分地者多為偽滿職員及一些反動傢伙，故分地後，壞蛋乘機上台。工作同志離開後，壞蛋更肆忌憚，再兼領導上未能認識到該街的複雜性，有些麻痺，致釀成此次武裝篡奪組織，以鬭爭為名槍殺我積極份子之流血事件。

（一）陰謀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六月，工作同志來喇嘛甸開展工作，因未發動基本群眾掀起土地鬭爭，曾開過興農合作社的大惡霸嚴振利在分地中東跑西顛，講起道理來口若懸河，誤將其推為參議員。成立農會時嚴即聯絡山東會會長，流氓薛寶兌等及山東會的人一同選舉劉景運為農民會長。（劉為偽滿警察，自衛團團長並當過胡子）當時因山東會大幫子人的隨聲附和，安清幫等封建組織串通，領導權遂被假借「多數人贊成」的欺騙手段奪去。自此群眾一直

未敢動起來。

今春各地土地鬪爭的勝利，傳到了喇嘛甸來，部份群眾覺悟逐漸提高。劉景運在群眾要求下不得不隨着掀起一些小的鬪爭。但在鬪爭中屢將果實貪污中飽，遂被群眾罷免。這時農會中還是只有少數積極份子在活動，正會長姜秀林成份雖好，却缺乏鬪爭性與大胆潑辣的工作作風。此時嚴振利看到風頭不對，知道劉景運如果被推下台去，農會中一方面失去了領導，另一方面將失去主要的耳目，將來自己也有被鬪的危險。便又以參議員名義，連絡薛寶兌及山東會半強迫半欺騙的重把劉景運選上台去。當時的藉口是：「農會少了副會長不行，劉景運過去幹過，有經驗了。」至此農會又二次被嚴等掌握。

嚴振利自二次掌握農會後即百般設法阻碍鬪爭，加上劉景運在農會中作梗。很長時間，群眾敢怒而不敢言。兩方面都在秘密活動。

恰在這時嚴振利的姪頭——淫婦張司氏（又名紅雲）於七月上旬由×××抵喇嘛甸，給嚴帶來了二萬九千塊錢的煙土（鴉片），並告訴嚴說她認識一個白崇禧部下的團長名叫×××，讓嚴在喇嘛甸組織人對付政府，破壞鬪爭，過一兩個月後，即給嚴送委任狀來。嚴當即允諾。並各方面準備：一面抓緊劉景運，薛寶兌等活動力量，一面待機行動。至此嚴振利便由害怕鬪爭，阻碍鬪爭，走上組織陰謀反叛了。

（二） 暴風雨的前夕

上月各區掀起深入鬪爭，起浮物，挖壞根運動後，消息不斷傳到喇嘛甸子，貧苦群眾再也捺不住火了。特別是積極份子王化東、呂俊峰（自衛隊長兼街公安員）等更爲積極，而呂俊峯對惡霸、地主、奸商的材料了解的特別細緻，對嚴振利過去作爲。如他的假仁假義、阿諛逢迎、吹、拍、騙，及偽滿時之各種罪行等知道的更多，並將這些材料供給了農會。經初步下層醞釀後，貧苦群眾遂在七月十七突將地主奸商楊四福（偽滿時賣油對米湯，賣酒對冷水，加胡椒辣椒，低價買，高價賣）、劉長庚、劉少田等捕起。呂俊峰在這時又一再提議爲了澈底翻身，必須鬥爭嚴振利。當即得到大家同意，於十七日夜前往嚴振利家逮捕。當時副會長劉景運也隨着

去了，在路上劉即百般阻撓，盡量拖延時間。及至嚴宅附近時，天已快亮。劉景運即提議回家休息。天亮再抓。加之當時參加人數不多，大家真正大胆幹的決心還不穩固，不得不返回。

天亮後，劉景運便將此事告知嚴振利。嚴對呂俊峰便懷恨在心，一面假裝打通了思想，自動獻出破衣服兩件，母猪一個，牛一頭，各處喧揚自己打通思想了，並向大家說：「我也是窮人了，咱們要一塊澈底翻身。」一面和薛寶兌商量：「打蛇打頭，刨樹刨根」。讓薛動員山東會全體寫保結，保楊四福等，並觀察情況設計陷害呂俊峰。

二十二號。群眾未抓到嚴振利，雖對嚴之獻物不滿，但却覺的他是參議員不大敢惹，便集中大車到楊四福家中拉東西。當嚴得到這消息後，便同薛寶兌帶着山東會的人一起到楊四福家。到時楊之東西已被群眾拉走兩大車，嚴振利馬上說：「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不能都拉走。」這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現農會副會長）再也忍不住了。向大家說：「窮弟兄們！今天翻身不翻身就看這一回了，咱們不要給楊四福留一點東西，把他過去坑咱的都還給咱。」嚴振利聽後馬上大聲說：「我是縣指定的參議員（假的——作者註），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有事我撐。」說罷他又向山東會人說：「願意給老楊家留東西的站到這邊來！」他把手一指，山東會的人便都站到他指的地方去了。起財物的群眾有些胆小的聽見了嚴的口氣這樣大，也只得站了過去，剩下的只是少數積極份子不得不返回去。王化東當時便問劉景運爲什麼不拉東西，劉景運却說：「這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二十二號下午，嚴振利看到事情要鬧大了遂召集劉景運、薛寶兌開會，擬定的計劃爲：（一）先捕起呂俊峰免去後患（呂對他材料最清楚），並捕起過去當過胡子的張長儉，一面藉此混亂群眾視聽，一面利用張咬政權的人。（二）以政府名義召開群眾大會殺之。（三）佈置和捏造事實並找出原告人來告呂俊峰。（四）槍斃後以捕捉對擔架隊造謠的人（此時有人說擔架隊在前方都打死了）爲名，每街組織二十個人準備收繳衙公所的槍，繼之捕捉對槍殺呂、張不滿的人。總之此時嚴振利已由秘密轉入公開了，並企圖假借民意和以槍斃壞蛋爲名，混亂一般群眾視聽，打擊和恫嚇少數積極份子，達到長期掌握喇嘛甸統治的目的。

(三) 大翻把

四四

他們佈置好後，薛寶兌便忙着動員山東會的人，準備在大會上隨聲附和。嚴振利、劉景運去佈置原告。第二天（二十三號）十一點鐘，他便通知各街開會，當時農會以爲是街政府召集，街政府以爲是農會召集的便都來了。群眾到齊後（呂、張在內）嚴便講話說：「今天咱們開會，要想澈底翻身，必須剷除壞蛋，對不對？」下面叫「對」他又說：「今天咱們要除壞蛋，呂俊峰、張長儉是壞蛋，咱們要細起來，你們說對不對！」下面山東會便大叫「對！」有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以爲在大會上叫喚，誰是壞蛋一定不假，又知道張長儉過去當過胡子，便也隨波逐流的叫喚「對！」在這種情形下便把呂、張二人綁起來了。

第二天（二十四日），嚴、劉又召集大會，當場審訊呂、張二人。在宣佈罪行時唸道：「呂俊峰第一條是福興隆告他過去買他缸沒給錢。（二）當過胡子。（三）樊成德告他在前次鬪爭中檢查他家時，私自裝起懷錶一塊，金鐳子兩個，三十六尺花旗布。（以上這些原告事後證實全是嚴在兩天中強迫着告的）又宣佈張長儉是胡子。說完便問呂是否承認，當呂不承認時便打，連過去被鬥被押的地主奸商劉長庚、劉守勤也拿着大棒子打，嚴、劉、薛更強迫老百姓去打，誰不打就威嚇說：「你是和他們同謀吧！打有我啦！我到縣上一說就行了！」使得群眾含着眼淚打。最後呂終因受刑不過便承認了。臨畫押時呂俊峰向大家哭道：「我冤枉哪！」

另在審訊呂俊峰時，嚴振利又將張長儉帶到一個小屋說：「你在承認你當胡子時要咬住王街長（王景林）並要說是他們幾個人選舉壞蛋呂俊峰當自衛隊長的。」在種種威脅下，張長儉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說：「王街長也是胡子，壞蛋（？）呂俊峰當自衛隊長是王街長，于效民、張冠軍選的（以上都是好人）。」這樣更便於嚴、劉等進一步捕捉政權幹部，達到一網打盡的毒計。

呂、張審訊完了，便都帶在一邊，嚴、劉向下面叫道：「該殺不該殺？」下面由於有山東會的操縱，都說：「該殺！」接着便綁上大車了。大車臨走時，呂俊峰向到會的人叫道：「同志們，窮弟兄們！你跟着我叫：祝革命早日成功！共產黨萬歲！活着爲了工作，死了也是工作。」當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眼裡含着淚帶着幾個窮

弟兄隨着喊：被嚴、劉等制止了。就這樣我們的呂俊峰同志就在七月二十四號下午被反動派殺死了。遂後因該事件被政府及早發覺，主犯全部落網。想把街政權一網打盡的狡計成了泡影。並以命償還了死者。

給予翻把者以嚴懲！

社會上有階級，定有鬭爭；先進階級終會戰勝沒落的階級。但沒落階級在臨死之前，儘管是失敗總要圖謀翻把一下，這是真理，如若你還懷疑，且看事實。

地主惡霸的翻把，是不擇手段的，在階級敵人面前，不好寬容，要一直打倒再也抬不起頭。對翻把地主應給予毫不容情的嚴懲！

編者

一九四七、九、十六

土地改革討論提綱

(供下級幹部及戰士、機關人員學習用)

編者按：此提綱是松江省委宣傳部擬定的，我們覺得可供各地展開土地改革教育的參考，故摘錄刊載於此。

- 一、你看到土地改革有什麼錯誤？有那些過火的地方？
- 二、有些地方鬪地主，鬥了好幾槓，到底鬪到什麼程度才算完？
- 三、爲什麼要分配土地？
- 四、教育地主自己獻地行不行？
- 五、地主是否有該鬪不該鬪之別？
- 六、東北土地很多，窮人不會不鬧荒估草嗎？不實行土地改革行不行？
- 七、抗日時期實行減租減息，爲什麼今天不可以實行減租減息而實行土地改革？
- 八、地主過去怎樣剝削窮人？
- 九、地主的地是從那裡來的？地主的地是地主的嗎？
- 十、地主階級對社會到底有什麼好處？
- 十一、過去社會到底是誰養活誰？有錢的人養活窮人嗎？爲什麼今天要鬪爭、分地？
- 十二、如何分配土地？
- 十三、地主過去用什麼方法來反對我們？現在用些什麼辦法來對待我們？
- 十四、由政府下命令或者是和平分地不行嗎？爲什麼還要鬪爭？
- 十五、分地可以分，爲什麼鬪爭那樣激烈？是否過火？你以爲那種過火了？

十六、鬪的地主很多，不怕地主變成敵人嗎？

十七、有錢的人是否都鬪？將來僱工的富農是否還要鬪？

十八、農民翻身究竟要翻到什麼程度？

十九、農民到底想要地不要地？是否願意鬪爭？還是幹部強迫農民要地？

二十、群眾分地就很好，爲什麼還要金子？

廿一、一年來土地改革得到些什麼成績？

廿二、土地改革和自衛戰爭有什麼關係？

廿三、爲什麼我們能四下江南，取得夏季攻勢那樣大勝利？

廿四、在土地改革中，我黨我軍階級立場不穩的份子，有些什麼表現？反省（你）自己對土地改革的思想及認識。

廿五、群眾鬪爭出地主東西很多，有些東西群眾拿着沒多大用處，咱們部隊或幹部是否可以拿一點？你們這樣作過沒有？現在該怎樣辦？怎樣善後？

廿六、地主現在對我們的態度怎樣？和我們交朋友結親，送東西請客是爲什麼？爲咱們還是爲地主？是好人還是壞人？

廿七、房東地主對自己很好，是否應該袒護地主，阻礙群眾清算？

廿八、可不可以給自己親戚地主藏東西？

廿九、民主聯軍和國民黨軍，僞滿軍有什麼不同？是給誰辦事情的，反對誰？

三十、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什麼不同？是給誰辦事情的？

卅一、壞蛋階級異己份子參加咱們機關部隊來幹什麼來了？

卅二、前方流血，後方流汗是爲了誰？

卅三、我們今天爲什麼打仗？爲了誰打仗？



史家發主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1957.9

定價